

侯赛因

[英] 彼得·斯诺 著

975

Peter Snow

HUSSEIN

Robert B. Luce, Inc.
Washington • New York

根据美国华盛顿与纽约卢斯出版公司 1972 年版译出

侯 赛 因

〔英〕彼得·斯诺著

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375 字数 183,000
1975年6月第1版 1975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71·102 定价: 0.71 元

内 部 发 行

译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是英国独立电视新闻社外交、国防记者彼得·斯诺。他曾于1970年同戴维·菲利普斯合写过《利拉劫持客机战》一书。

作者在本书中简要叙述了侯赛因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然后用主要篇幅叙述了侯赛因自十七岁(1952年)直至1972年作者写作本书时的政治生活。作者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多方美化了侯赛因。

通过本书可以了解约旦王国成立的前后和英国长期控制约旦的梗概；了解侯赛因为了维护其哈希姆家族的统治地位如何仇视并镇压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并秉承他所依赖的英、美帝国主义的意旨企图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单独媾和的情况；了解两个超级大国在争霸世界的斗争中为争夺这一战略要地而插手中东，制造分裂，操纵阿拉伯各国的关系和中东局势；了解约

旦人民反对英、美，反对以色列，反对侯赛因王朝的人民运动。书中所提供的资料对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和外事工作人员是有参考价值的。

我们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组首届工农兵学员和教师集体翻译了这本书。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乏经验，译文中的缺点错误一定很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1974年9月

目 录

前 言 历尽艰险	1
第一部分 少年国王	
1935 年—1954 年	3
一 沙漠之子	4
二 在祖父的庇荫下	16
三 在哈罗公学的阿拉伯学生	29
四 “约旦国王先生!”	43
五 侯赛因的平衡措施	59
第二部分 侯赛因与纳赛尔之争	
1955 年—1964 年	69
六 谁赞成巴格达条约	70
七 格拉布被解职	82
八 纳赛尔功败垂成	96
九 军队决定一切	113
十 反纳赛尔的伊约联邦	127
十一 侯赛因与国内外敌人抗衡	135
十二 为争取稳定而奋斗	148
十三 结婚与稳定时期	160
十四 为阿拉伯团结而战斗	170
第三部分 侯赛因与巴勒斯坦人之争	
1964 年—1972 年	181

十五	脆弱休战的告终	182
十六	纳赛尔向以色列挑战	191
十七	侯赛因的三日战争	205
十八	巴勒斯坦人反对的是以色列还是侯赛因	221
十九	劫持客机的危机	238
二十	内战	254
二一	抵抗的结束	273
结束语	大难不死的人物	288

前 言

历 尽 艰 险

很少有人象约旦国王侯赛因那样过着危险的生活。他的生活是如此危险，以致他本人一定会象我一样承认，从这本书的编写到出版的短短几个星期内，他的生命随时可能结束。他遇刺的次数多到连自己也记不清楚，而且还有好几次险些在车祸中丧生。他的敌人千方百计地企图将他赶下国王宝座。当今之世，尽管国王业已过时，但侯赛因掌权的时间，却比任何别的阿拉伯领袖来得长，他睥睨当前要求建立比较接近人民的政体的热情。他在生活中历尽艰险。

如果说侯赛因的勇气受到普遍钦佩，他的政治主张则不然。他之所以能保住王位，仅仅是由于他不断地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护他的权力；他的政府至今依然是显贵独裁的政体，一切重大决策都得听命于他。只有当他的臣属与他的看法一致时，他才允许他们参与决策。由于在一些关键性的政治问题上，他的见解总是同阿拉伯思潮格格不入，因此他的政策很少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

但在阿拉伯世界中，由于同以色列抗争，人们心怀愤懑，群情激昂，所以广受欢迎的政策往往并不明智。尽管有不少人百般诋毁侯赛因，但也有不少人尊重在他们看

来是反映了侯赛因的现实主义的一些做法，并钦佩他能顶住当时盛行的左派鼓噪。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侯赛因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并不局限于谋求个人的生存而已。

因此本书既是一部侯赛因不断遇险、脱险和冒险的传记，同时也分析了在他的个性中感情和理智的强烈结合如何影响了他同国内外反对派的抗衡。这本书主要是描述这样一位人物，他富有人情、异常敏感，但是又能作出冷酷无情的决定；这本书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二十年来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依赖于这个人物独自地而且几乎全是本能地作出的决断。读者看完这本书后，应该回顾一下侯赛因的执政经历，以确定他除了保存自己的生命和维持哈希姆王朝在约旦的统治外还取得了什么成就。

侯赛因完全有理由声称他的家族有权保持王位。他们是七世纪阿拉伯人的救世主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而且在本世纪初叶，他们第一次成功地发动了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起义。早在侯赛因出生前十几年，他的家族似乎是众望所归，被公认为将要治理一个自由的阿拉伯世界。

但是在侯赛因十六岁登上王位时，他那个曾被认为是阿拉伯事业捍卫者的家族，开始变得似乎是敌人多于朋友了。侯赛因这个生来就注定要做国王的孩子，也就注定会经历无穷无尽的危险。

侯赛因的传记应该从他的家族在 1914 年的遭遇谈起……

第 一 部 分
少 年 国 王

1935 年—1954 年

一 沙漠之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的一天下午，英国驻中东的太上皇基钦纳勋爵在开罗接待了一位来客。这位客人是一位青年阿拉伯王子——侯赛因的祖父阿卜杜拉。他来自阿拉伯最神圣的城市——麦加，当时，麦加还是土耳其帝国治下的一个城市。土耳其帝国已经衰败，虽然它依旧控制着大部分阿拉伯世界，但它的日子已经是屈指可数了。阿卜杜拉的父亲谢里夫·侯赛因是哈希姆家族的首要人物，这个家族是麦加和麦地那这两个圣城的传统的守护者。

那时，无论是阿卜杜拉还是他父亲都与后来变成约旦的那块土地毫无关系。那是在麦加以北数百哩的没有确定界限的荒无人烟的沙漠、山脉和河谷。它是土耳其帝国的另一块殖民地。不论是这里的居民还是这里的贝陀因人，都没有归顺远居麦加的哈希姆家族。但是，这些人象哈希姆家族一样都是阿拉伯人，他们也都受土耳其人的统治。

阿卜杜拉野心勃勃，又生来热衷于搞阴谋，并富于幽默感。他纵情地生活，喜欢女伴以及其他的生活享受。倘若我们相信阿拉伯的劳伦斯(他说：“阿卜杜拉不够严肃，不能做领袖”)的话，那末他就不是一个出色的军人，然而

他却善于凭借他非凡的个性来克敌制胜。首先他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有魄力、有威严，因而没有什么人敢于同他争论。后来，他的孙子侯赛因所受到的种种影响中，最深远的影响就是来自阿卜杜拉的。

阿卜杜拉同基钦纳勋爵的谈话，对中东的历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阿卜杜拉当时说：他和他父亲担心土耳其人企图进一步削弱象哈希姆这样的本地统治者的权力。他说，他的家族对此决不能容忍，如果中东发生战争，土耳其人休想哈希姆家族继续效忠于他们。这是一次基钦纳和英国政府不曾忘怀的谈话。因此，当战争果真在这一年爆发而土耳其站到德国一边的时候，英国知道阿卜杜拉家族是自己的同盟者。这样，双方缔结了盟约，并忠诚地遵守这个盟约达半世纪之久。后来虽然很多人认为英国押错了宝，但在当初结盟时，并没有人怀疑这个联盟是不明智的。

1916年，阿卜杜拉的父亲谢里夫·侯赛因宣布反抗土耳其。英国政府通过其驻开罗的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连续致函谢里夫·侯赛因，答应在政治上支持他，以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并且给予军事援助，还派了一位多才而任性的劳伦斯上校作军事指导。阿卜杜拉的弟弟费萨尔在一年之后就把土耳其人赶出了亚喀巴，并继续向叙利亚推进。1918年10月，费萨尔、劳伦斯和英国军队一起进入了大马士革。阿卜杜拉错过了打胜仗的机会，因为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忙于削弱靠近家园的塔伊夫和麦地那的土耳其驻军。战争终于获得了全面胜利，哈希姆家族正期待着他们应得的犒赏。

可是，事情并不象他们所期望的那样顺利。在谢里夫·侯赛因发动起义的时候，英国和法国背着他作了一笔秘密交易。他们达成协议：一旦赢得了阿拉伯世界，他们就将把阿拉伯划分为英国势力范围和法国势力范围。虽然这个秘密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也含含糊糊地提到了“阿拉伯宗主权”，但是，事情很明显，这个协定的本意绝不是想给予阿拉伯人以完全独立的权利。所以两年以后，当费萨尔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新政府被法国颠覆的时候，英国没有给他任何帮助。英国暗里同意把叙利亚和黎巴嫩让给法国，如果法国同意把巴勒斯坦和伊拉克让给英国的话。同时，英国婉言告诉费萨尔以及一直觊觎伊拉克王位的阿卜杜拉，要他们等待时机，并答应重新考虑他们两人的利益。

如果说，英、法在叙利亚问题上所玩弄的骗局伤害了阿拉伯人的感情，那末 1917 年贝尔福宣言及随之而来的气势汹汹的犹太移民的入侵就更加激起了阿拉伯人不可平息的愤怒。英国外交大臣的宣言中作出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建议以后，接着又说，“英国无疑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损害目前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居民区的公民权和宗教权。……”英国想通过宣言的这一有关部分使阿拉伯人安下心来。

一年一年过去了，事情日益明显，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享有的权利与犹太人的源源不绝的流入是不相容的。由于双方的极端主义分子一心要破坏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结成一体任何可能性，英国人也就无法维持任何社会秩序或政治秩序了。无论英国委任当局怎样竭力对犹太

人和阿拉伯人之间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由于它首先为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打开了大门，因此英国一直受到阿拉伯人的诅咒，而象哈希姆家族这样依附于英国的阿拉伯人也同样遭到咒骂。美国人和他们的阿拉伯朋友也没有逃脱同样的遭遇。二十年后，当美国成为以色列国的主要保护者的时候，美国人的处境比英国人更为糟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引起了感情上的骚动，从那时起中东在政治上形成分裂。侯赛因的祖父阿卜杜拉于1920年在紧靠着动荡最猛烈的地方建立了小小的约旦王国……

这个地方起初叫作外约旦，因为它地处约旦河彼岸。早在罗马人统治时期，这块土地曾是罗马帝国的富裕粮仓。那时候，象杰拉什和安曼这些城镇是很时髦、很繁华的，是罗马帝国与东方各国通商的边境城镇。

到英国把外约旦从土耳其手里接过来的时候，它却是中东最原始的地方。这里自然资源贫乏，人口只有三十五万。他们大都以种地为生，散居在约旦河谷和伊尔比德、阿杰隆、萨勒特、杰拉什、安曼等山城周围。这里的民族混杂：有来自北方的切尔克斯人，有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村民，有来自沙漠地区已在这些城镇和村庄内外定居多年的大批贝陀因人。从这里再往南、往东，就是过着游牧生活的贝陀因人。

在这些不同民族之间既没有固定的疆界，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社会中心或商业中心。那里几乎没有贸易，仅有一点农产品，沿着汉志铁路向北运到叙利亚，向南运到阿拉伯，往西运到巴勒斯坦。

在政治上，这也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多民族杂居的形式，使得英国人也没有信心来认真管理。这里主要的传统是贝陀因的守旧的酋长统治。无论是贝陀因人还是当地的城镇居民，都认为只需要效忠于他们自己的家族、城镇或部落。北面的萨赫尔部族和南面的胡威塔特部族是这里的两个主要的贝陀因族，他们之间缺乏正常关系，彼此十分敌视。城镇的各家族总是彼此勾心斗角，他们都受到贝陀因人的某种鄙视。因此，这个地方很需要有一个领袖。当时，英国只是让这些部族在几个英国官员的控制下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

1920年11月的某一天，侯赛因的祖父阿卜杜拉来到了这个真空地带。事情发生在他弟弟费萨尔从叙利亚给赶走的四个月以后。阿卜杜拉得到他父亲的同意，试图恢复他们家族在北方的地位。英国对此曾作过许诺，而他们自己也认为这是他们反叛土耳其人以后应得的报酬。阿卜杜拉沿着古老的土耳其铁路从麦地那来到这里，当火车开进外约旦南面的马安车站时，他和他的武装随从一下车就宣布了他们占领叙利亚的意旨。这件事震惊了全世界。人们起初都报之以嘲笑，但是阿卜杜拉的名望以及他毫不妥协的态度很快就产生了效果：当他到达外约旦的中心克拉克的时候，英国代表亚历克·柯克布赖德先生感到非去迎接不可了。

“欢迎您，先生，”柯克布赖德说。当时他没有从英国政府得到需要他发表任何讲话的指示。阿卜杜拉彬彬有礼地问了关于外约旦政府的组成形式和它的国际地位。柯克布赖德回答说他不很清楚。他认为，阿卜杜拉既然

已经到了这里，再谈这些问题已没什么必要了。

“噢！”阿卜杜拉的身子向前一探，眼里闪出得意的神色说：“我早就料到我们会相互了解的。”^①

阿卜杜拉到安曼以后，召集了所有的部族首领，告诉他们他在外约旦掌权了。是他的英雄姿态而不是他的金钱或军队打动了这些首领，因为他既没有金钱也没有军队。他有的是群众的拥护，英国政府又表示不反对他，这就万事大吉了。

新的外约旦酋长国诞生了。英国很快就承认了阿卜杜拉。当时的殖民大臣温斯顿·邱吉尔在耶路撒冷会见了，并每月给他五千英镑津贴，同时，阿卜杜拉也承认了英国在外约旦的委任统治权。阿卜杜拉还得到以后外约旦可以获得独立的许诺。邱吉尔给了他足够的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以确立和维护他在外约旦的地位。英国还告诉他，犹太人将定居在巴勒斯坦，而不迁入外约旦境内。与此同时，英国把伊拉克的王位给了阿卜杜拉的弟弟费萨尔，作为他丧失了叙利亚的补偿。

阿卜杜拉完全按照阿拉伯的传统来统治外约旦。他对那些效忠于他的人仁慈宽大，对那些反对他的人残酷无情。他几乎把所有的钱用来收买酋长们对他的忠心，收买不成就武力解决。他在上台的第一年就镇压了多次叛乱。1923年他不得不请求英国皇家空军来帮助他镇压阿德万部族的反抗。一年后，皇家空军又一次援救了他。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人侵入外约旦，阿卜杜拉的族

^① 柯克布赖德在其所著《火烧荆棘的爆裂声》一书中谈到了他与阿卜杜拉的交往。

人在英国空军的帮助下大败了他们。一年后瓦哈比人报了仇，他们把阿卜杜拉家族从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永远驱逐出境。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阿卜杜拉的统治体制业已定型。这是一种仁慈的宗族独裁，完全依靠英国提供的金钱和保护。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者拥护这种新的阿拉伯政体的热烈情绪，不久就烟消云散了；阿卜杜拉很快就表明，尽管他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怀有个人野心，但他绝对不会援助那些想要使这两地成为不依靠英、法的共和国的人。同时，对于在巴勒斯坦的穆斯林首脑哈杰·阿明·侯赛尼所领导的反犹太人的暴力运动，也不会给予任何支持。对侯赛尼这个人，阿卜杜拉是深恶而痛绝的。

阿卜杜拉不喜欢民主制度，选出的委员会没有实权，虽然英国人在公开场合不断催促阿卜杜拉对政府进行改革，可是他们私下也承认只有象阿卜杜拉现在这样统治外约旦才行。英国同阿卜杜拉携手合作：英国官员、商人和士兵成了政府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阿卜杜拉则把自己的儿子塔拉勒送到英国的哈罗公学去念书。

阿卜杜拉的政权并不完全依靠英国人。在具有浓厚传统观念的贝陀因人看来，他的家世给了他宗教的和部族的正统地位。当阿卜杜拉来到外约旦时，贝陀因人是当地混乱局面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阿卜杜拉本人是贝陀因人，他深知贝陀因人的忠诚会起什么作用。因而他总是接近他们，并宽厚相待。当他要组织军队的时候，大部分新兵就是从这些贝陀因人里招募来的：阿拉伯军

团大部分是由贝陀因人组成的一支力量，这个军团对阿卜杜拉无限忠诚，因为他既是贝陀因人，又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阿拉伯军团对他忠心耿耿，这是阿卜杜拉政权能在外约旦存在的关键所在，如果没有这个军团，他的孙子侯赛因也不能生存下去。

1930年，一个名叫约翰·巴戈特·格拉布的年轻英国军官从伊拉克被召来组织这支贝陀因人军队。这人身材矮小，面容和善，由于受过伤，他的下巴不能活动自如。他几乎同贝陀因人一样——沉默寡言，非常自信，容易激动，神经过敏。他很快同阿卜杜拉及柯克布赖德结成莫逆之交。柯克布赖德身材高大、性格开朗。他先是英国在外约旦的驻节长官，后来任驻约旦大使。格拉布来到后不久，英国就同阿卜杜拉签订了一项条约，如果阿卜杜拉受到他国进犯，英国保证给予援助，同时这项条约允许英国在外约旦驻军并参与制订其防务和外交政策。外约旦成了中东最稳定的国家之一，主要原因就是它同英国关系密切。

1935年11月14日，侯赛因诞生于这个瑰丽多彩的沙漠王国。他的父母是表兄妹，都属哈希姆家族。他的父亲是阿卜杜拉的名叫塔拉勒的一个儿子。塔拉勒的性格同他父亲的性格截然相反：儿子温和，父亲刚强，儿子与世无争，父亲盛气凌人。在了解塔拉勒的人看来，他是一个热情友好的人，很有知识，很有教养。在他父亲看来，塔拉勒却是块废料，根本担当不起治国的重任。对侯赛因来说，塔拉勒却是个慈父。总的说来，塔拉勒是个安于家庭生活的人，没有统治国家的大志。他是一个多思虑、性格